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系列之一

中国电影出版社



官场

WANGYUEWEN

王跃文

著

无故事

王跃文描写的官员形象活灵活现，揭示官场争斗入木三分。谋取升官者机关算尽，提职者志得意满，小公务员仰人鼻息，当权者颐指气使。他写的官场气氛很足，很真切，很到位，那虚虚实实和倾轧角斗，在那谈笑间和饕餮之中我似乎闻见拳脚往来的拼杀声。小说有愤激有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几分无奈。

著名文学评论家 张韧



111
L445
242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系列之一



中国电影出版社

官场故事

王跃文

WANGYUEWEN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无故事/王跃文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9. 12

ISBN 7-106-01561-X

I. 官…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7829 号

书 名	官场无故事
作 者	王跃文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00 千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561-X/I·0248
定 价	14.80 元

后 记

纪实文学——特别是公案类的纪实作品，是我创作中的一部分，仅此而已。我所以将创作视角盯在近十多年来哈尔滨市发生的几起轰动全国的重、特大案件“贼王黄瘸子和他的男女百贼集团”、“桥四、小飞等流氓暴力团伙”、“农行128万被盜”以及“国贸城朱胜文、谢万霖严重腐败大案”等案件的报导上，完全是作家的责任，更是党员作家的责任。就像我编剧的纪实性“党员教育电视剧”《硝烟散后》《暴风骤雨·续篇》那样，要认真地投入，更深层次的体验。文学艺术旨在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任何一起案件所涉及的原告或被告，说到底都是灵魂的大搏斗——也就是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大较量。歌颂公安司法战线上的英模更是我愿意作的事情，六十年代初，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扎扎实实干过四年公安工作，也很认真地办过案子，从调查证据到抓捕、审讯罪犯，我都做得很投入。那时还有过想要报考公安大学的准备。现在我的两儿一女还都在公安部门工作，我的亲属几代人都在公安司法部门任职，我的许多好友，他们都是公安司法战线上的官员，就是我这套《大案纪实》从书出版的时候，我还在哈市公安局代职体验生活。是感情加爱好的纽带使我与法制文学结缘，因此，我写起这类作品来表现得得心应手。我写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走进市场的，因为我的书不存在受到市场的冲击出书或卖书难的问题。我以为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文学名著，都有好些是涉及法律和案例的。当我的这套丛书出

版的时候,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为该书出版的策划者王慧民先生,因为我还没有胆子想要出选集,原因是我的名气不够加上出书后销售让我担心,万一这套丛书赔了钱,我是对不起出版社的好朋友的。

这套书,我原想请杨角同志为之作序,但是朱胜文案子因为说不清、也不想说清的原因在那一天定播的日子里却没有播出,使正在住院的杨老气得直骂,他向四名老同志打了电话问及原因仍未果后,怒恨难消,死于当夜11时。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我不能不以这种方式来悼念一下我的老领导杨角——也是永远的怀念。

现在这套书的序言,只好请我的老领导也是老师原《哈尔滨杂志社》《小说林》的总编陈昊同志命笔点评。也表示我对陈昊的敬重,他作文做人都是我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刘子成

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

自序

我曾多次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可是人们指着我的《国画》、《官场春秋》和《没这回事》，偏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我便没法抵赖了。于是索性将新出的这本书名冠以官场二字，就叫《官场无故事》。

且不管辞书上对故事二字的权威注解，我却是很小就从祖母那里知道，故事就是大人编造出来哄小孩的。而官场万象，白云苍狗，妙不可言，并不需要作家有太大的想象力。这于作家的创作，实在是件讨巧的事。作家纵有天助神佑，也抵不过那么多聪明人的奇思妙想。单以文凭、智商和学问论，如今的官场可谓精英荟萃之所。围绕着权力这根魔杖，官场各色人等都会变得极其智慧，随时可以观赏他们出色的表演。当然，顶顶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还真看不出。海底风暴雨雷霆万钧，而海面上往往风平浪静，阳光灿烂。

说来惭愧，我平生只会做一件事：写字。白天写庙堂文章，晚上写小说和别的文字。中国从来只有庙堂文章才是文章正宗，别的文章都是旁门左道，只配得上“小”、“散”、“随”等很百姓味的字

1992/10

眼，所以就是“小说”、“散文”、“随笔”。于是中国作家们再怎么自命不凡，在有些人眼里，总是“小”的，是自由“散”漫的，是可以“随”便将他们怎么样的。幸好孔圣人作过中国最早的诗歌编辑，诗才不被加上辱没性的前缀，诗也就不失其高贵。所以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位写小说的皇帝，他们写诗。

余生也贱，写不出诗，只喜欢写小说，也写写别的小文章。听说打麻将已经算体育活动了，再也不用担心麻将消磨国人意志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所有人晚上都得从事这项全民健身运动，所以我白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想写作就写作，想看书就看书，什么也不想干了就独坐窗前凝望天空。书房西窗，群楼如林，天余一角，有时还可以侥幸望见些星星。

一九九九年中秋 于长沙韭菜园



【国画】一书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



王跃文
WANGYUEWEN

生于1962年10月，
湖南溆浦人。
1984年大学毕业
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
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
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
出版小说有“国画”、
小说集“官场春秋”等，
本书是王跃文先生的最新奉献。

批销热线：(0)13901051025

A/A082106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系列》

力图全面展现当代官员生活和官场生态。

欢迎惠赐生活实感充分，
意蕴深刻的优秀作品。

来稿请寄：

北京中关村邮局 074 信箱
(邮政编码 100080)。

e-mail:qinql@163.net.

责任编辑

刘仰宁

装帧设计

墨

KEN
E tel:82622986
N

目 录

自序.....	(1)
无头无尾的故事.....	(1)
也算爱情.....	(28)
花花.....	(65)
望发老汉的家事.....	(77)
雾失故园.....	(104)
冬日美丽.....	(134)
漫天芦花.....	(149)
很想潇洒.....	(205)
平常日子.....	(235)
头发的故事.....	(258)
棕红色皮鞋.....	(265)
天气不好.....	(271)
明天见报.....	(291)

无头无尾的故事

—

偶然的一件小事，没想到竟引出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来。

黄之楚本来是不逛成衣市场的，他总觉得那是娘们儿的事。那天鬼使神差，偏偏去转了转，偏偏又碰上了李市长的夫人。市长夫人买衣服差八元钱，正愁没人借，自然找黄之楚借。黄之楚没带钱，正手足无措，却瞥见了另一处摆成衣摊的女邻居，向她借了八元钱给市长夫人。这确实是小事一桩，谁都有可能碰上的。

事就出在这里。也许是贵人多忘事，市长夫人过后几次碰到他，都只是像往常一样微微颌首，丝毫没有还钱的意思。一个市长夫人决不会为了区区八元钱而有失身份，一定是忘记了。黄之楚当然也不便为那八元钱向市长夫人讨债。其实，自己垫上八元还给那女邻居也就行了，就算

倒霉遭了扒窃吧。但黄之楚的老婆却是会计出纳兼采购，他只是领工资时那百几十元钱在口袋里热上半天，平时不名一文。他往常都以此开导同事，那油盐酱醋的事让娘们儿管去，乐得自在。今天才觉得多少应有点财政自主权。

因还不出钱，每次碰上那女邻居就只好搭讪赔笑。做邻居虽有三年了，却不曾知道隔壁这家姓甚名谁。黄之楚以往也不屑于同这些暴发户打交道，尤其这女人，描眉抹红的，还常牵着一条黄狗，简真像一个没落贵族，或是一个女嬉皮士。她吹泡泡糖时，总让他联想到避孕套，很恶心。她那男人黑咕隆咚，腰围起码三尺五，时常凶神恶煞的样子，一看便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那女人有时似有同黄之楚夫妇打招呼的意思，只是他们有些清高，别人也不好太热乎。如今这黄之楚主动开腔搭话，那女人自然满面春风。黑男子却一直阴着脸，黄之楚见了便不免有些心虚。

既然打招呼就得有个称谓，不然见面就“喂”，也不像话。黄之楚便向老婆肖琳打听隔壁那女人的名字。肖琳立即火了：我早就发现你这几天不正常，坐在家里像只瘟鸡，一见那骚货就眉来眼去，嘻皮笑脸。问她名字干什么？想写情书？

这正是做晚饭的时候，左邻右舍正在为塞饱肚子团团转。他们住的是旧式木板房，一家连着一家，中间只隔着一层壁板，连炒菜的锅铲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想必这边的说话声音也能一字不漏地传过去。黄之楚只得压着嗓子叫老娘，轻点、轻点。

晚饭吃得没声没响，没滋没味。儿子柳儿稍晓人事，眼珠子在父母脸上飞来飞去，比平时安静多了。不到十

◆ 无头无尾的故事

点，一家人便上床睡了。儿子本是独自盖一床被子，今天肖琳有气，就钻进儿子的被窝。

记得新婚之夜干完那事之后，黄之楚咬着肖琳的耳朵说：“今后我若睡别的女人，雷打火烧。”肖琳立即封住了他的嘴，娇嗔道：“什么话不可以讲，偏讲这鬼话！量你也没这胆量！”确实也没这胆量。他一个大学生，堂堂市府办干部，前程似锦。总不能为了那几分钟的神魂颠倒毁了自己。再说妻也不错，说不上楚楚动人，却也有几分娇媚。按他的理论，老婆不能太漂亮，这样安全系数大些，老婆若是太漂亮，即使本身正派，别的男人也要进行侵略。他相信自己作为一个男士比女人更了解男人。于是他便把老婆长相平平的优越性无限夸张。想调动自己的激情时，他便饱含爱意地琢磨老婆那两条修长的腿。那腿确实漂亮，使老婆显得高挑，尤其从后面看。老婆在本市最气派的宏利商业大厦当会计，也算是管理人员了，收入比黄之楚还高些。

黄之楚觉得老这么僵着也不好，便考虑向老婆解释一下。他知道她的脾气，弄不好一句话又会上火，就反复设计措词，先讲哪一句，后讲哪一句。隔壁那两口子正上劲，女人哎哟哎哟地呻吟，男人呼哧呼哧喘粗气，肖琳猛然转过脸来，骂道：“怎么还不睡着？专门等着听这骚货的味！告诉你吧，那骚货叫曾薇，别人都叫她真味！”黄之楚回了一句：“什么味不味的，你不也听着！”便用被子蒙住了头。

往常听到这响动，黄之楚总向肖琳做个鬼脸，道：又是唐山大地震了。有时他们本来累了，但在这响动的挑拨

下又激动起来。只是不敢太放肆，生怕隔壁听见。黄之楚就想：这也许正是斯文人和粗鲁人的区别，于是更加瞧不起隔壁那对男女，尤其那女人。但黄之楚夫妇每次都不满足，那可是千真万确。有次肖琳说：“真像炒了好菜，饭却做少了。”黄之楚说：“比这还恼火！”肖琳狠狠拧了男人一把，说，“怪谁呢？”黄之楚听了就长吁短叹。当然怪自己，没长进，若能提拔个副主任、主任之类的干干，也可在机关大院住上一套好房子，怎么会流落到这居民区来，同鸡鸣狗盗三教九流打交道。今天两口子闹得不愉快，他更加气愤。最后找到的原因是自己不会拍马，倒不是没能力。于是恨死了那些拍马的。便觉得自己很清高，并决定一辈子守住这清高。还想到了孔子的名言：“芝兰生于空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身立德，不以穷困而改节。”这样一想，感到自己高尚了许多，甚至激动起来，近乎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床底下老鼠打架的吱吱声却将他神游八极的思维拉回这破败的居室。于是开始想那老鼠们，它们终夜窜来窜去，一刻也不停歇，时时还自相残杀，通常也只是为一只死鸡或一条臭鱼，有时甚至无任何理由也大动干戈，不就是为了活得好些！人又同老鼠何异？妈的，恨别人拍马有什么用？只恨自己中孔老二的毒太深了！这样痛心疾首地自责着，便觉倦了，朦胧睡去。做了个梦，梦见这房子的底层被老鼠钻空了，房子轰然倒塌，自己被瓦砾埋了，怎么叫也没人救。一急，也就醒了，发现自己原来还蒙在被子里。一看表，快到八点了。不见妻儿。他胡乱洗了把脸，口也不想漱，就拿着公文包想出门。这时看见桌上放着个纸条，是老婆留的，用的是

◆ 无头无尾的故事

商标纸：让你装死睡去，没有饭到隔壁真味家去吃，她正想着你！黄之楚恶恶地把那纸抓做一闭，扔了出去。

二

机关工会分了三十元钱，不知是什么费。黄之楚想：管他是什么费，可以还那邻居的八元钱了。以后照旧不同她搭理，免得和肖琳扯麻纱。

中午回家的路上，便一心想着还钱的事。他想，应落落大方地同她招呼一声，不能叫曾薇，免得人家听后误解，只叫小曾。然后说，你看你看，那八元钱，有时我记起了，见了你又忘记了，我这个人真糊涂。再把钱给她，说声谢谢，马上走开。动作要快，不让老婆看见。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不好处理的细节。他手中的是三张工农兵，若等着她找钱，那得站一会儿，很尴尬，老婆看见了又怎么办？若说不要她找钱，她肯定不依，还会将两元钱送到家里来，更麻烦。再说两元钱差不多是半天的工资，一家三口可以吃一餐菜。想来想去还是认为先应将钱换零了。

他走到一家商店，彬彬有礼地问营业员：“同志，请帮忙换块钱行吗？”

营业员看都不看他一眼，冷冷道：“本店不承揽人民币换零业务。”那娘们儿还自以为聪明，得意地阴笑。

他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尽量潇洒地甩手走出商店。愤愤地想：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老子是谁！等老子管你的那天再说！忽又想起不应同这种人计较，自己还是革命干

部，知识分子，哪能计较得那么多？这些人就那么个层次，愚顽不可救药。这也计较那也计较不把人计较死了？所以又很舒坦了。

但钱还是要换散的。看来只有买点什么东西了。买什么呢？他为家里也采办过几次东西，但每次老婆都说他上当了。所以他觉得每一个商店，每一个摊铺都是一个骗局，也就发誓不再做费力不讨好的事。反正老婆乐意自己买东西。今天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想，还是买包烟算了，就说是下基层时别人送的，自己虽不抽烟，来客时倒也用得上，老婆也就不会说什么。于是他又钻进一家商店，想道，不必那么客气，同这些人讲礼貌简直是自作多情，浪费感情。便大声叫道：“来包烟！”

“谁知道你要什么烟？”营业员的表情极不耐烦。

这却难住了黄之楚。他因不抽烟，对烟的牌号、价格一概不知。那烟又放在两米外的货架上，怎么也看不清。见那营业员的表情越来越孤傲，他有些受不了，便硬着头皮摆出阔佬的架势：“来包好的。”

“好烟有许多种，谁是你肚里的蛔虫！”又被营业员敬了一句。

黄之楚觉得自己在这花枝招展的泼娘们面前显得越来越笨拙，额上竟冒出汗来。他几乎有点语塞了。

“就选包最好的吧。”

营业员砰地一声摔过一包烟来：“万宝路，六块！”

妈呀，这么贵！他掏出十元钱来，好似出手大方的富翁，肚里却直骂娘。他抓起烟和找回的四元钱仓皇逃出商店。听见那娘们骂道：“神经病！”